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傳義附録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八十五　經部

周易上經傳義附録卷一

宋　董楷　撰

本義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

朱氏附錄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圖卦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一无用字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

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程氏附録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闕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本義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

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竒偶之數故畫一竒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竒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竒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

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朱氏附録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

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考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以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

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已意橫作主張又曰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

方是貞○問程子傳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

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更曉他不得○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畫

成之後然後見其可以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健也健體為性健之用是情○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箇健○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

何以能如此○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直到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直其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乾坤是性

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問天專言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何謂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

則道者否曰是○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維網是一段而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来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

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又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又曰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又曰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精者○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

性情謂之乾○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初九潛龍勿用

傳下爻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

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朱氏附録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文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明○乾

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淨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棊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尒邪此錯認了話頭也○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来都照得如潛龍只有

潛龍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所不包○問程易以初二三四四文作舜說何以見得如此曰此是推說文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

有道理可言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他皆倣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彖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

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来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来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来事多失了他潔淨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言公即位真箇有箇公即位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

而已都无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小象文言内見龍並同

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程氏附録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

固有在上者在下者○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潜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潜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

與占者相為賔主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徳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朱氏附録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如何到他解

郤憊地説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

程氏附録問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

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説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理不如此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

无咎也

朱氏附録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説皆可通○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强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

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問乾九三終日乾

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

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甞有人

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

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

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卻又拘了要

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

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

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着乾乾惕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厲多是陽爻說○先生說易吉无咎云吉是遂其意无咎是上不至於吉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子又合道理處○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

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爲書廣大悉
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别但當着此爻
便用兢兢惕惕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及
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程氏附録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
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

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

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也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絶於地

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

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

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

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朱氏附録或躍在淵淵是通處雖下於田田卻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又曰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虚无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傳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耳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朱氏附錄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睹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

卻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文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文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者

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如此所以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又曰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五九二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

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

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盈滿處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

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程氏附録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

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朱氏附録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

而六爻皆變則為陰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用九用六此歐公舊説也而愚又嘗因其説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宜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

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卻是不變底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用九蓋是變底○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

九六則當占之卦辭○羣龍无首這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卻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无頭底○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卻只是龍只一似无頭底龍相似○問見羣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剛陽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説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陽公説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

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葢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葢為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得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施始致反卦內皆同

傳卦下之一无之字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一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

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

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程氏附録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卻時乘六龍以當天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或問變與化何别曰變如萬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无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自古元不曾有人觧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它分别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卻

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它四端手足也

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

彖傳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

本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

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

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
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
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
之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在上高出於物
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
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
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
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

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朱氏附録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

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乎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元亨矣此未言利貞卻提起終始為說何也曰此終

始說元亨所自来○乾四徳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問程易說大明終始處云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曰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各以時成見楊道道録此語證之

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大明終始傳意自明白其曰見曰當非人而何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以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无二體但主心而言爾○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潛見飛躍皆以其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與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

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大明終始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當他出来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絶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

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深得些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

得其理變化是箇混全底○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来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乃頓變似少不同曰如此等

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
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
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
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
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又曰變是自
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自陽之陰漸漸
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
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問何

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卻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卻是說天人相接處○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是蒼蒼在上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如此邪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

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各正性命言其禀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不可作兩節說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

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保合太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无物矣○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皮核有箇軀殼

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貞矣○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智高出庶物之上

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温涼燥濕以方言之為東西南北○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

便是過接處○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龜蛇亦兩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

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卻无次序又曰發時无次第生時有次第○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易以義為利卻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温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配之胷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臓配之尤明白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涵泳玩味儘好○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

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无窮○梅蘂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

不盡故其畧添字説盡○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

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伊川
語録中説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説得太深
无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
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説仁説得極
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問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

發生出来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没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

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

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荅云只為是一箇問黄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来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静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棹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无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无對以其无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徳也曰如此體仁便

不是生底意思椁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来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歛而不曾收歛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静時不能貞

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
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
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
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
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
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
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
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

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

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

既无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元亨利貞无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无間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剥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

楊宗範卻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卻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傳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為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强而不息矣

朱氏附録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

所以為天行健也○問天行健如何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

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椀珠底只憑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問健是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无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无息乃天之德○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来寒往暑来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問天運不息

君子以自强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芳服反本亦作覆

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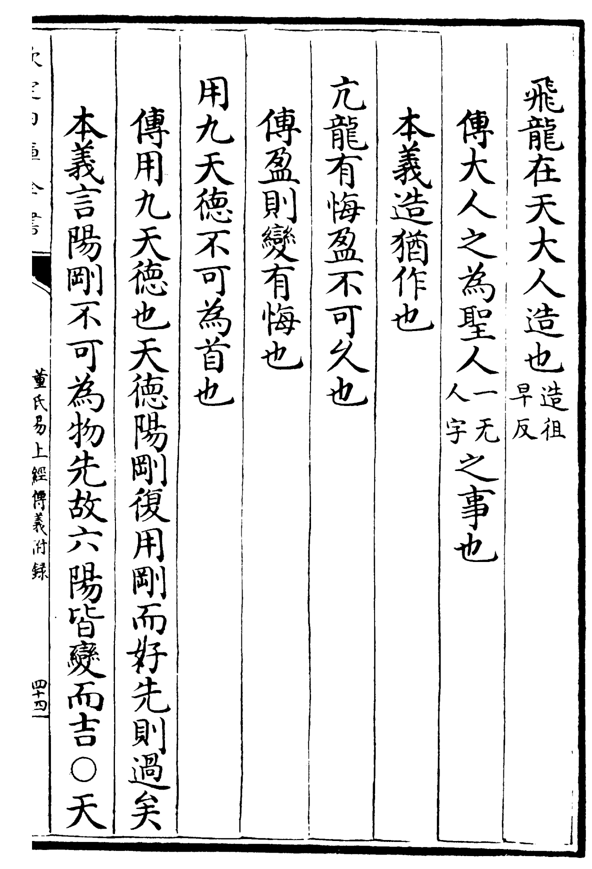
程氏附録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来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傳量可而進一有也字適其時則无咎也一无也字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祖早反

傳大人之為聖人一无人字之事也

本義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傳盈則變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

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朱氏附録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无物不資之以為始但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畢順不敢為天下先亦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首萬物何所資始而誰為首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長張丈反下長人同

傳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一作文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程氏附録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傳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

嘉會足以合禮

傳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

利物足以和義

傳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

乎

貞固足以幹事

傳貞一作正固所以能幹事也

本義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傳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詞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朱氏附錄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

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来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纎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

人為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

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制之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

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义木无此則不可築横曰楨直曰幹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

智故曰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
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
也○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仁
是箇道理須是有這箇人方體得他做箇骨子
比而效之之說卻覺不是○體仁不是將仁來
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本義云以仁
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
本義說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恁地

說○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来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禮可也故曰嘉會又曰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无一物不得其美故曰嘉之會若一物如

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亨者嘉之會也嘉字重會字輕嘉會足以合禮會字重嘉字輕○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體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為會直是事事皆盡美方可以為會都无私意方可以合禮○嘉會

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卻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又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又

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即所謂利○義之和只是中節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卻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爾得爾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利物足以和義

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

物无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卻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卻親切正

好去解那句義○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正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来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

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故曰乾元亨利貞

他把乾字當君子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

傳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

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徳也

程氏附録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

非己之私也

本義龍徳聖人之徳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

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

淺深也

朱氏附録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

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確乎其

不可拔非專謂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无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伊川説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是逐一理會過少閒見得一箇卻有一箇落着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傳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程氏附録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脩

不能防寇寇從東来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别有一事也又曰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又曰閑邪則誠自

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心一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无此字敬以直內

涵養此意直内是本又曰閑邪則固一矣有一字主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无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朱氏附録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
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斁亦保雖无厭斁
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問閑邪則固一矣
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
要去閑他則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
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
邪○兩處說箇君德卻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
二孔子怕人道别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

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卻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卻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得這爻利見於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也說箇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所以為

大人者如此今卻說二五相見卻湊不着他這

語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幾既依反

傳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修

業而已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一无後字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程氏附録忠信所以進德何也閑邪則誠自存

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

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修辭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

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夫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

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无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

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知至至之知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

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

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

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朱氏附録進德修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

事上說忠信是心中誠實修辭立誠是說處有

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忠信是實

其心之所發○忠信實也然從知上来吾心知

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

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忠信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忠信二字與别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様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決然

是如此更擻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了脩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麽前頭黑淬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无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虚底道理而已○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信之忠信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

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无窮已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

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无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牵下来我要前他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伊川說内積忠信積字說得好○問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

曰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又曰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无閒斷便是終日乾乾○修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又曰修辭立誠便

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又曰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事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之不誠處多在言語上也又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来也

是一件大事○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来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没緊要容易說出来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修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修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又曰忠信進徳是見箇修辭立誠底道理修辭立誠是行箇忠

信進德底道理又曰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内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而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又

曰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
底屋而居之○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
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
修辭立誠上說蓋是已行到那地分了遂守之
而不失○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字為輕下句
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問至之是
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

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都作兩段冡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字卻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

一知也上卻主知下卻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又曰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行進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无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

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

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業上底道理又曰進字貼着幾字至字又貼着進字皆是去底字居字貼着存字終字又貼着居字皆是住底字進如日知其所亡是真箇見得道理居如月无忘其所能是真箇做得到地分上遂守而勿失○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

之可與同○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
主行然其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
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无一
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
許多又進許多无一言而不實所以居其業也
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可
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
看所以伊川先生云守之在後○問九二閑邪

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問九二説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住節次○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説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亦是

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强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上如字一時掌反離力智反

傳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

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本義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朱氏附録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无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

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之日也○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

後卻錯雜說了○問時與位古易无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雖設時與位亦有无時位可說者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燥蘇皁先皁二反

傳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

不歸仰況同徳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徳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

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程氏附録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来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朱氏附錄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无少閒也必有出来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箇龍虎必生風致雲也○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

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生

所以无智此本康節説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髙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傳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

也

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髙

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朱氏附錄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潛龍勿用下也

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朱氏附錄潛龍勿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覆賛咏發

明以示人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

見龍在田時舍也

傳隨時而止也舍去聲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傳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傳隨時自用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傳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傳窮極而災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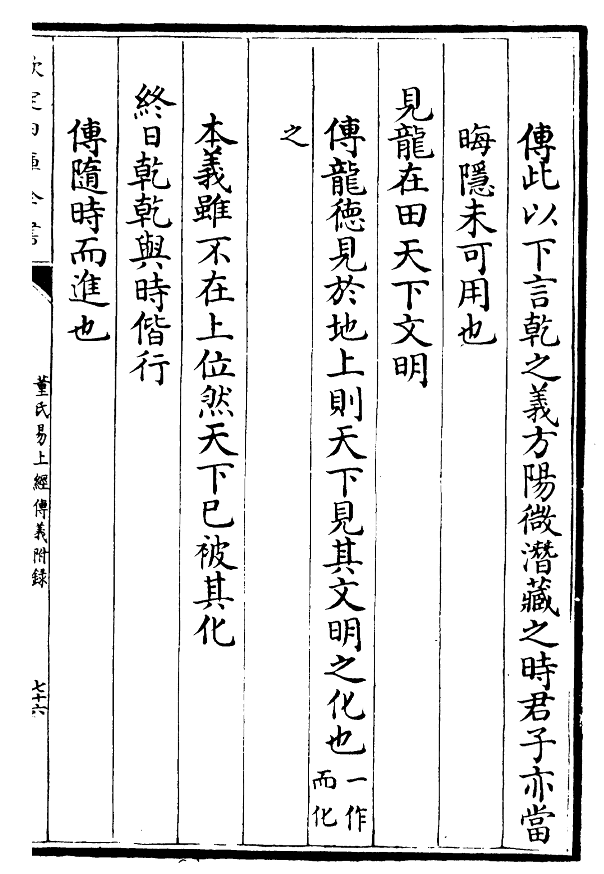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朱氏附錄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羣龍无首又别作一様看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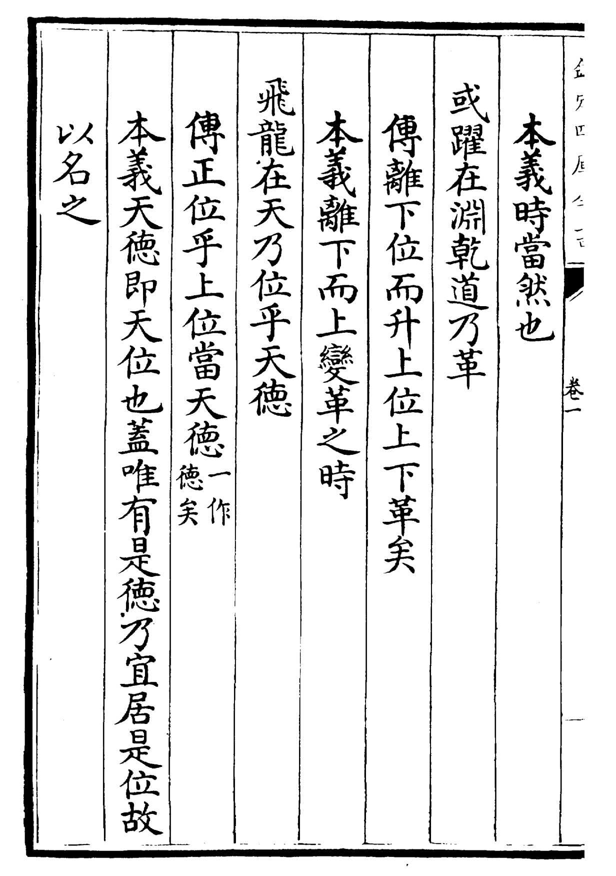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化之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傳隨時而進也



本義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德矣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葢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傳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傳又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矣

利貞者性情也

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程氏附録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

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

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

須是正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

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利貞者性情也言利

貞便是乾之性情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朱氏附録利貞者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

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冬方成在秋雖是已

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
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
知都已收斂在内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
生理卻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剥卦碩果
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地
大德曰生天地别无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
理直是自然无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緘
而發明出来耳○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

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迹處為貞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賛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朱氏附録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故

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傳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一作曰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本義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通猶言

曲盡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朱氏附録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

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别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

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熹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他說○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下孟反之行行而同未見之見賢遍反

傳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

朱氏附録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朱氏附録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

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
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且未可說仁以行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直龍反下同
傳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
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
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

以能泰也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傳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

而未定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音符先悉薦反後胡豆反

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跡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

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程氏附録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徳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本義大人即釋文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
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
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
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
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
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
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
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朱氏附録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氂也○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巳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

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喪息浪反

傳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

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本義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其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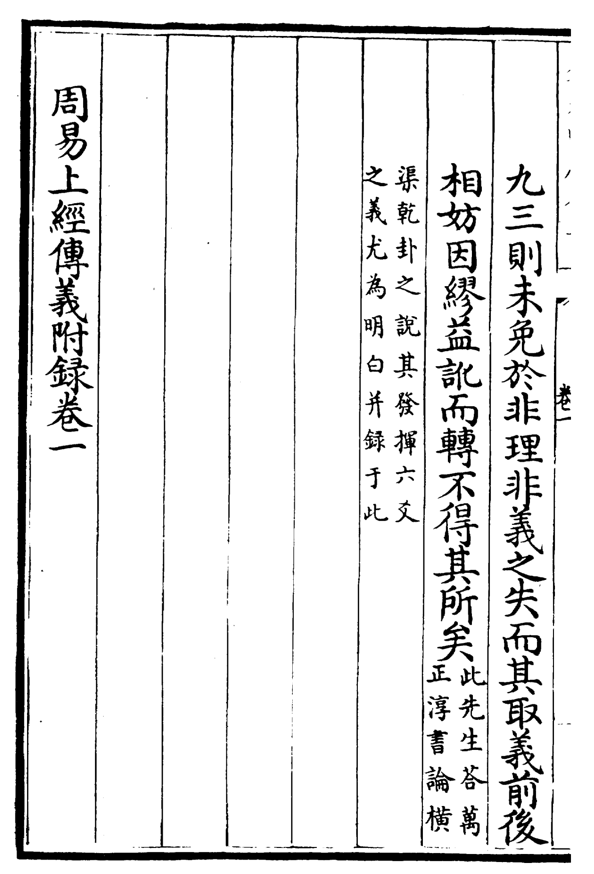
朱氏附録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卻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蓋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

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到上九又亢了

看来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衮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横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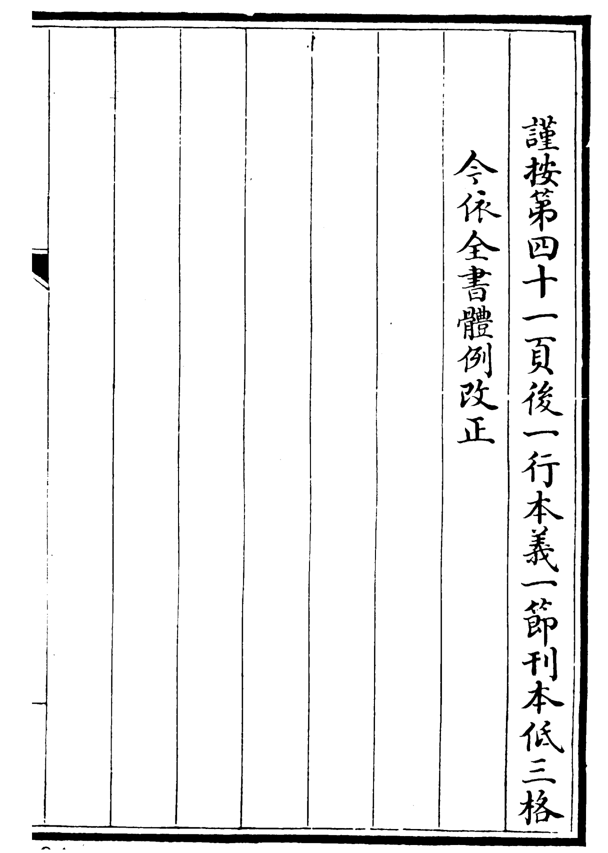
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无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横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

涉此危地而當進德修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无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髙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邪今横渠專以聖人為説已失本經之指又遂爻以為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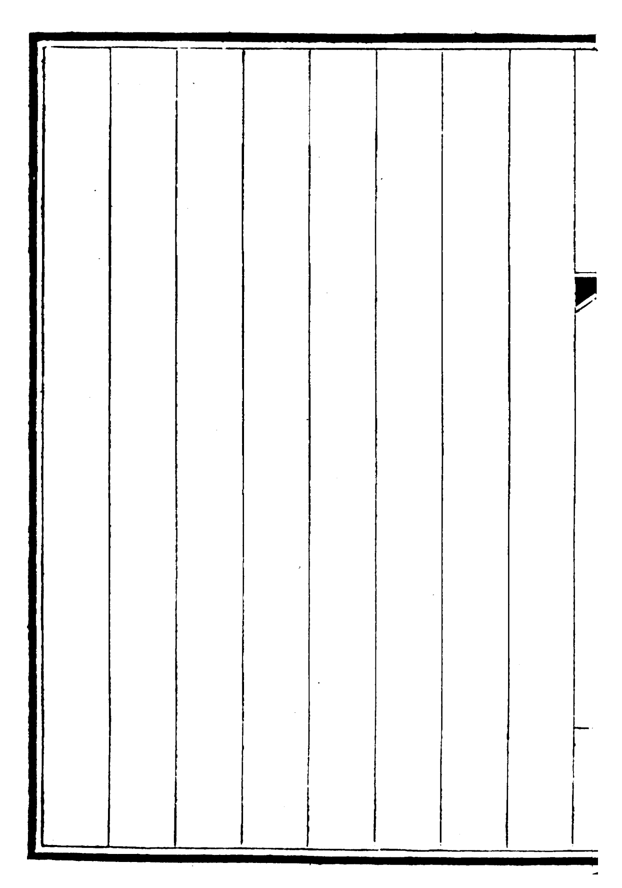
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此先生荅萬正淳書論横渠乾卦之説其發揮六爻之義尤為明白并録于此

周易上經傳義附録卷一



謹按第四十一頁後一行本義一節刊本低三格

今依全書體例改正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